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2-0145-07

唐代宫人之命运探析

万 军 杰

[摘 要] 选入宫廷的如花少女,表面上过着花团锦簇般的富贵生活,实则一入宫门即如身陷牢狱,稍有不慎就会招至杀身之祸。帝王可以肆意将她们当作礼物赏赐他人。有极少数宫人因帝王宠幸生子而上升为后妃,一些宫人因失宠而被幽闭离宫,另有一些宫人被遣去为已故君王守陵。众多宫人老死宫中,会被草草葬在专属的宫人墓地——官人斜。身陷囹圄的宫人渴望自由,她们会寻机逃走。在备受欺侮的激愤之中,有些宫人甚至会采取极端的反抗方式——刺杀皇帝。这些凄苦无助、生不如死的可怜女性,白居易的“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的感叹是对她们哀怨凄惨而又无可奈何人生宿命的最恰当注解。

[关键词] 唐代;宫人;命运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唐代宫人为数甚多。白居易《长恨歌》称“汉宫佳丽三千人”^[1](第4816页);白氏《陵园妾》亦有“雨露之恩不及者,犹闻不啻三千人”^[1](第4706页);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1](第2356页);陈鸿《长恨传》言及宫中“有良家子千万数”^[2](第3996页),这些仅是诗传作者保守的估计。太宗贞观二年(628),李百药《请放宫人封事》称:“窃闻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3](第1442页)^[4](第35页)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宫人“大率”至四万^[5](第4754页)^[6](第5856页)。晚唐咸通、乾符之际,唐室虽几经战乱,国势靡弱,然内庭宫人亦不减万人^[7](第8932页),数量之多实属惊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总体命运如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①。

一、险恶无常的生存环境

生活在花团锦簇般的皇宫大内,表面上锦衣玉食、生活富足,实际上对于这些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而言,自从她们踏入深宫的那一刻起,即如同身陷牢狱,人身与情感极不自由,生存环境相当严峻,稍有不慎就会招至杀身之祸。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3《敏捷》收录有这样一件事: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目御前有蜀笺数十幅,因命授之。公权略不佞思而成一绝曰:“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赐锦彩二十匹,令宫人拜谢之。^[8](第146页)

武宗“怒一宫嫔久之”,以其前途命运赌柳公权诗文,赖柳氏富有同情心,“略不佞思而成一绝”,使得武宗大为高兴,因而放过了这名宫嫔。可见,帝王视宫人人生如同儿戏,宫人性命也就系于君王一时好恶之上。而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所述郑中丞的命运更为坎坷一些:

文宗朝,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时有权相旧吏梁厚本,有别墅在昭应县之西,正临河

岸。垂钓之际,忽见一物浮过,长五六尺许,上以锦绮缠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及发棺视之,乃一女郎,妆饰俨然,以罗领巾系其颈。解其领巾,伺之,口鼻有余息,即移入室中,将养经旬,乃能言,云:“是内弟子郑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内官缢杀,投于河中,锦绮,即弟子相赠尔。”遂垂泣感谢,厚本即纳为妻。因言其艺,及言所弹琵琶,今在南赵家。寻值训、注之乱,人莫有知者。厚本赂乐匠赎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轻弹。后遇良辰,饮于花下,酒酣,不觉朗弹数曲。洎有黄门放鹤子过其门,私于墙外听之,曰:“此郑中丞琵琶声也。”翊日,达上听。文宗方追悔,至是惊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锡赐焉。^[9](第 52-53 页)

善抚胡琴的郑中丞一时“忤旨”,文宗便命内官缢杀,投之河中,幸为梁厚本所救,于是嫁之为妻。后为黄门发现,文宗复招入宫中。这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做法,本身就是对宫人的轻视,可以看出君王实际上将其视为私有财产。正是这个文宗,开成三年(838)杀掉自己的儿子。《旧唐书》卷 175《文宗二子·庄恪太子永传》载:“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会宁殿宴,小儿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上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杀之。’^②残戮亲子,却莫须有归罪于宫人,非昏君而何?

宋王谔《唐语林》卷 7 记载了宣宗残杀宫人之事:

宣宗时,越守进女乐,有绝色。上初悦之,数日,赐予盈积。忽晨兴不乐,曰:“明皇帝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召诣前曰:‘应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可赐酖一杯。’^③

宣宗将安史之乱及社会动荡归罪于杨贵妃,并深以为戒,并无不妥;倘若听从左右建议放还绝色宫人,实属明君之举。而“放还我必思之”,藉此将其毒杀,充分说明了皇权、男权的极端专制、残忍与狭隘。宣宗原有爱护宫人的好名声,据《旧唐书》卷 18 下《宣宗本纪》史臣曰有载:“宫人有疾,医视之,既瘳,即袖金赐之,诫曰:‘勿令敕使知,谓予私于侍者。’”不过还有一条记载,曾有宫人欲谋杀宣宗。《新唐书》卷 207《宦者上·马存亮附严遵美传》载:“遵美父季寔,为掖廷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身为女性,若不是因为被逼无奈,宫人大可不必铤而走险。纵观史籍,这种无后台、无背景的谋弑在唐代仅见于宣宗朝。由此而联系宣宗之毒杀越女,也就不足为怪了。宣宗对待宫人之态度恐与其他轻视宫人之帝王并无明显区别。

唐末昭宗,嗜酒,曾“醉杀侍女三人”^[9](第 5893 页)。天复三年(903),尽诛宦者,“宫人宋柔等十一人,两街僧道与内官相善者二十余人,并笞死于京兆府”^[15](第 4779 页)^[17](第 8602 页)。“宫人多坐死”,昭宗欲尽去余党,为韩偓谏止^[6](第 5389 页)。此时昭宗已极不自由,却要拿更弱小的宫人下手,这样的皇帝当然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广大宫人实为帝王的附属品,她们经常被当作礼品用以赏赐,相关记载屡屡见于史书,如表 1。

二、无可奈何的人生宿命

有少数宫人因帝王宠幸生子而上升为后妃,参见表 2。

我们注意到,唐中宗上官昭容、代宗母肃宗吴后、宣宗母宪宗郑后皆籍没入宫,实属宫婢;而其他诸人明显均以侍女即宫女身份入侍即皇位前之太子抑或是诸王的。除了中宗上官昭容、武宗王贤妃,其余诸人所生子后来做了皇帝,她们也因此而成为皇后,只不过皇后名号是由她们的儿子册封的;肃宗吴后、穆宗韦后、宣宗晁后、懿宗王后没有活到儿子荣登宝座的那一天,她们的名号是追封的;代宗母吴后,至死的身份仍是侍女。

材料所限,表 2 所列并非全面。总体而言,这些幸运的宫人毕竟是极少数。不少被帝王“宠幸”并生子者,照样名位不显。《新唐书》卷 82《十一宗诸子传》载肃宗之后数代皇帝子息,多为宫人(或称“后官”)所生,多数并不标明其生母氏位,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确系中阉,氏位无考;二是因宫人所生,

表 1 唐代宫人用以赏赐事例表

年代	赐予人	相关记载	资料出处
高祖武德三年 (620)	东征将士 有功者	六月己酉,出宫女五百人	《新唐书》卷 1《高祖皇帝纪》
高祖	史大奈	从太宗平薛举、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并有殊功。赐宫女三人,杂彩万余段	《旧唐书》卷 194 下《突厥下》
高祖	李君羡	太宗引为左右,每战必单骑先锋陷阵,前后赐以宫女、马牛、黄金、杂彩,不可胜数	《旧唐书》卷 69、《新唐书》卷 94《薛万彻附李君羡传》
太宗	长孙顺德	太宗践祚,特赐以宫女	《旧唐书》卷 58、《新唐书》卷 105《长孙顺德传》
高宗	张行成	故旧腹心,赐宫女黄金器物	《旧唐书》卷 78、《新唐书》卷 104《张行成传》
中宗神龙中	娑葛袭	怀德郡王突骑施乌质勒死,子娑葛袭封爵,诏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持节册命,赐宫人四	《新唐书》卷 215《突厥下》
玄宗	姜皎	玄宗常呼为姜七而不名,赐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	《旧唐书》卷 59、《新唐书》卷 91《姜谟附姜远子皎传》
德宗贞元九年 (793)	程怀直	来朝,宠遇加等,进检校尚书右仆射,赐大第、宫女	《新唐书》卷 213《藩镇淄青横海·程日华附怀直传》
昭宗天复三年 (903)	崔胤	赐二宫人	《新唐书》卷 223 下《奸臣下·崔胤传》

表 2 唐代宫人上升为后妃事例表

名位	生子	身份变化	资料来源
中宗上官昭容	不详	祖父为武后所杀。其时尚在襁褓,随母郑氏配入掖庭。中宗拜为昭容,附于韦后为玄宗所杀。	《旧唐书》卷 51、《新唐书》卷 76《后妃上·上官昭容传》
肃宗吴后	代宗	濮州濮阳人。父令珪,以郾丞坐事死,故后幼没入掖庭。开元十三年(725),玄宗赐肃宗,明年生代宗,廿八年(740)卒。代宗即位,追号章敬皇后。	《旧唐书》卷 52、《新唐书》卷 77《后妃下·肃宗章敬皇后吴氏传》
宪宗郑后	宣宗	丹阳人。李铸侍人,铸入宫,为懿安郭后侍儿。宪宗幸之,生宣宗。宣宗为光王,后为王太后。及即位,尊为皇太后。	《东观奏记》卷上 ^[10] (第 85 页)、《旧唐书》卷 52、《新唐书》卷 77《后妃下·宪宗孝明皇后郑氏传》
穆宗王后	敬宗	越州人。父绍卿,婺州金华令。幼侍帝东宫,元和四年(809),生敬宗。穆宗长庆时册为妃,敬宗立,上尊号为皇太后。	《旧唐书》卷 52、《新唐书》卷 77《后妃下·穆宗恭僖皇后王氏传》
穆宗萧后	文宗	福建人。初入十六宅为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809)十月,生文宗皇帝。文宗践祚,上尊号为皇太后。	《旧唐书》卷 52、《新唐书》卷 77《后妃下·穆宗贞献皇后萧氏传》
穆宗韦后	武宗	失其先世。穆宗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长庆时,册为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册为皇太后。	《新唐书》卷 7《后妃下·穆宗宣懿皇后韦氏传》
武宗王妃	不详	邯郸人。失其世,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赐颖王。开成末,王嗣帝位,妃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遂有宠,帝崩,自经幄下,宣宗赠贤妃。	《新唐书》卷 7《后妃下·武宗贤妃王氏传》
宣宗晁后	懿宗	不详其世。少入邸,最见宠答。生懿宗。宣宗即位,为美人;大中中薨,赠昭容。懿宗立,追册皇太后。	《新唐书》卷 7《后妃下·宣宗元昭皇后晁氏传》
懿宗王后	昭宗	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后庭,得幸,生昭宗而卒。昭宗立,追号皇太后。	《新唐书》卷 7《后妃下·懿宗恭宪皇后王氏传》

身份低微,不被录名。后者或许是主要的,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睿宗第二子惠庄太子撝,母柳氏乃掖庭宫人。撝初生,武后以母贱,竟不欲养,浮屠万回诡曰:“此儿是西域大树之精,养之宜兄弟。”则天大喜,始令列于兄弟之次^[5](第 3015 页)^[6](第 3600 页)。武则天竟因孙母贱而不欲养,则柳氏恐怕不会得到任何提升。而有些宫人仅仅只是充当帝王玩弄戏谑的对象而已。后唐冯贽《云仙杂记》^[11](第 33 页)卷 5 有如是记载,玄宗开元初,宫人有被进御者,“日印选以绸缪记印于臂上”,文曰“风月常新”。然后再渍以桂红膏,如此则水洗也不会褪色。同书卷 7 载穆宗更是发明了以“玄绀白书、素纱墨书”的衣服,赐给“承幸”的宫人,上面所书全是些粗俗不堪的“淫鄙之词”,被称为“诃衣”。

有些宫人因失宠而被幽闭离宫。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1](第 4692 页)即是描写此类不幸女性的诗作名篇。

诗下原注:“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贞元中尚存焉。”这首长篇叙事诗,诗人写景,意在言情——通过抓住“空房秋夜”、“残灯壁影”、“暗雨窗声”、“日迟难暮”、“宫莺百啭”、“梁燕双栖”、“莺归燕去”、“春往秋来”、“深宫明月”之景物特征,构筑视觉形象,赋予其情感经验,化眼前景物为宫人之愁闷情思。“红颜暗老白发新”以大相径庭“红颜”、“白发”的两个词语形成对比映衬,浓缩出宫人一生之形影。诗中所描述的主人公于天宝末年采选入宫,当时正值如花的二八妙龄,如今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媪。“十六”轻轻颠倒一下,就是“六十”,而其间又有多少辛酸之泪!遥想当年忍悲含痛父母亲人骨肉分离,原本以为“入内便承恩”,不成想还未与君王谋面,就被妒火满怀的杨妃打入冷宫。饶你花容月貌,“脸似芙蓉胸似玉”,踏进上阳宫,就如同身陷牢狱,独守空房闲对斜阳,看不到一丝光明和希望。就这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夜夜望月阙月圆。不经意间,满头青丝已化为如雪白发。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候却被君王遥赐“尚书”号,年少貌美之时冷落一旁,竟在垂垂老矣之际因年长而获封。“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诗中宫人天宝时的妆扮尤其令人感到难言的酸楚,因为贞元时妇女的时世妆恰恰与天宝末相反:“尚著云头踏殿鞋”、“时世宽妆束”、“莫画长眉画短眉”^④。“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五个“苦”字深刻揭示出宫人凄惨而又无可奈何的生活情状。

元稹《行宫》^[1](第 4552 页)有云: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这首五绝诗在微之作品中历来为人所称赏,短短二十个字的含蓄之笔完美融情于景,达到了抒情诗的最高境界——“一切景语皆情语”^[12](第 34 页)。春暖花开、空虚冷落的古行宫里,几个天宝末入宫而今已白发如霜的宫女,闲坐在一起谈论着天宝年间的遗事——诗人以“花红”对比“白头”,以春景写“秋暮”,倍增其哀,年轻时花容月貌的宫女,被幽闭在这冷清的古行宫,落寞无聊的日子,闲看花开花落,如此年复一年,青春消逝,红颜憔悴,白发如霜。由于与世隔绝,这些宫人没有别的社会阅历,百无聊赖之中也只能回忆天宝时代的遗事。她们凄凉的身世、哀怨的情怀、盛衰的感慨,给人以无尽压抑之感、绝望之情。

另有一些宫人被遣去为卒世的君王守陵。唐代宫人守陵之制沿袭前代。《资治通鉴》卷 249 唐纪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二月甲子朔条下胡三省注引宋白云:唐制,“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守陵宫人命运凄惨,她们身陷囹圄,毫无自由可言。韩愈《丰陵行》^[1](第 3796 页)云:“设官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由诗下注,丰陵即“顺宗陵也,在富平县东北三十里”。守陵宫人朝夕供奉,如同帝王活着时一样。《旧唐书》卷 52《后妃下·德宗韦贤妃传》(《新唐书》卷 77 本传略同)载韦贤妃“性敏惠,言无苟容,动必由礼,德宗深重之,六宫师其德行。及德宗崩,请于崇陵终丧纪,因侍于寝园。元和四年薨”。《太平广记》卷 486 薛平《无双传》述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有中使押 30 名宫女往陵园洒扫,其中包括小说的女主人公——坐父罪没入掖庭的衣冠女刘无双。

唐代反映守陵宫人生活的诗篇不少,其中尤以白居易《陵园妾》^[1](第 4706 页)最为著名。

此叙事诗在篇首用“命如叶”、“年月多”,篇末用“三千人”的连环小叠句,三字一顿一重复,表达了难以倾吐的伤感和无法排遣的愁苦。守陵宫人曾经拥有靓丽的青春和如花的容颜,然而她们会途多舛,会

薄如叶,君王生前得不到些许恩宠,君王逝后也只能奉守陵宫,在无尽愁思中虚掷年华,听任红颜老去。“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宫门锁住的是无望的青春,唯一通向外界之径——宫人斜,那是宫人卒后的去处。皇陵前面植松为门,四周植柏筑墙,环境清冷寂寥,渲染出阴森恐怖的氛围。守陵宫人的命运着实可怜、可惜、可叹!年年重阳寒食,菊花黄梨花白,泪落无人见。

杜牧《奉陵宫人》^[1](第5955页)描述也非常深刻:

相如死后无词客,延寿亡来绝画工。玉颜不是黄金少,泪滴秋山入寿宫。

此七绝全篇以“词客”、“画工”发端,以“黄金”中介跳跃另一个时空环境——“寿宫”即宫人奉陵之所,这种诗行间的跳跃,把时空相距很远的事物一俱陈列,使人产生丰富联想,进而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诗中将相如《长门赋》、延寿美人图之典故工整地嵌入对偶句中,暗示“玉颜”生未逢时,纵然有黄金收买亦无意义,因为守陵宫人服侍的是一位无生命亦无感情的君王。

欧阳詹《铜雀妓》^[1](第3901页):

萧条登古台,回首黄金屋。落叶不归林,高陵永为谷。妆容徒自丽,舞态阅谁目。惆怅总
帷空,歌声苦于哭。

“总帷”、“总帷”指的是灵帐、灵幔。此五律中用汉武帝时“金屋藏娇”之典,暗喻守陵宫人妆容再丽、舞姿再美已无人赏识,只得以歌当哭,悲怨之极!

罗隐《铜雀台》^[1](第7545页):

强歌强舞竞难胜,花落花开泪满膺。只合当年伴君死,免交憔悴望西陵。

诗人喊出了众多陵园宫人的心声——“生不如死”。

三、偏僻荒凉的葬身之所

对于绝大多数宫人而言,注定要在宫中终老一生,卒世之后会被葬在专属的宫人墓地。埋葬宫人之地称为“宫人冢”或“宫人斜”,亦有称“内人斜”。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称:“唐内人墓,谓之‘宫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13](第11页)令狐楚《宫人斜》^[1](第3752页)亦云“唯应四仲祭,使者暂悲嗟”。

宋曾慥《类说》^[14]卷4引《秦京杂记》称:“咸阳旧墙内谓之内人斜,宫人死者葬之,长二三里,风雨闻歌哭声。”又明方以智《通雅》卷38有云:

野狐落即宫人斜。《春明退朝录》云:“唐内人墓,谓宫人斜。”无功曰:“唐以前已有之,隋炀帝葬宫人有玉钩斜,在江都治西。”智按《青藤路史》云:“唐宫人葬处名野狐落。”盖地之偏斜者,如褒谷斜,谷以斜名。乐府有狹斜。宫人葬处,其地亦名斜,故因谓之。^[15](第465页)

可见,宫人安葬处是比较偏僻荒凉的地方,这也表明她们终老宫中的结局是相当悲惨的。另《新唐书》卷91《温大雅附传》载:大和二年(828),“内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宫人所居也。”知“野狐落”原本是宫人所居之地,后用来称宫人安葬地。

唐代以“宫人斜”为题的诗篇不少,每一首都如泣如诉,道出了宫人卒后的凄凉,读来令人无一不为红颜落寞长寂而悲愤不已。

张籍《宿山祠》^[1](第4350页):

秋草宫人斜里墓,宫人谁送葬来时。千千万万皆如此,家在边城亦不知。

此首七绝开篇将镜头定格在秋草丛生之宫人斜,表现出浓浓的悲秋之意。诗中“秋草”意象萌生悲愁、凄苦、冷暗、惆怅之情——已经不知是谁把这些宫人草草埋葬,没有正式的葬礼,千千万万的宫女都是如此,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关心她们家乡在何处。

王建《宫人斜》^[1](第3428页):

未央墙西青草路,宫人斜里红妆墓。一边载出一边来,更衣不减寻常数。

野草丛生的荒地,坟冢累累,长眠其中的正是昔时的“红妆”宫人。诗人实写“墙外”虚写“墙内”,巧妙地运用了“以实带虚”的艺术手段,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对比强烈的图画,旧人才刚刚逝去,而新人已源源不

断地载入宫中。

陆龟蒙《宫人斜》^[1] (第 7217 页):

草著愁烟似不春,晚莺哀怨问行人。须知一种埋香骨,犹胜昭君作虏尘。

“愁烟”与“哀怨”的“晚莺”仿佛即是亡没宫人的化身。诗人似乎在安慰她们,无论如何,死后葬于故土中原远远胜过香骨化为异族铁蹄下尘土的昭君。其中的“愁”、“哀”、“怨”等词为我们渲染了无限凄楚的气氛。

窦巩《宫人斜》^[1] (第 3053 页):

离宫路远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云雨今归何处去,黄鹂飞上野棠花。

一入深宫,骨肉亲人永无相见之可能;既曰“恩深”,却生不得省亲,死不得归葬故里。其中“生死”句,写尽宫女一生惨事,盖一选入宫,则生死皆不得到家也^[16] (第 107 页),讽刺意味显而易见。宋谢枋得《注解选唐诗》有云:“宫人承恩得幸之时,朝云暮雨,尽态极妍。而今不知在何处,但见墟墓之旁,‘黄鹂飞上野棠花’之声,观野棠之色,宫人之音容与草木禽兽,同一湮尽泯灭,亦可哀矣。”道出了无尽苍凉之感。

除上述《宫人斜》诗篇之外,另有数首列举如下^[1] (第 3651, 3695-3696, 5352, 6005, 6460-6461 页):

一路斜分古驿前,阴风切切晦秋烟。铅华新旧共冥寞,日暮愁鸱飞野田。

翡翠无穷掩夜泉,犹疑一半作神仙。秋来还照长门月,珠露寒花是野田。

几多红粉委黄泥,野鸟如歌又似啼。应有春魂化为燕,年来飞入未央栖。

尽是离宫院中女,苑墙城外冢累累。少年入内教歌舞,不识君王到老时。

云惨烟愁苑路斜,路傍丘冢尽宫娃。茂陵不是同归处,空寄香魂著野花。

诗是最精粹的文学形式,它运用反复挑选的语言,选取生活中最精彩的场景和灵魂深处的悸动,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完整的情感或意境。以上五篇关于宫人斜的七言绝句中,诗人别开视野,撷取了独特的多种意象组合,建立了完整的意象结构群——“古驿”与“野田”、“茂陵”与“野花”呈现无尽荒凉,“阴风”与“秋烟”、“珠露”与“寒花”渗入阵阵凄怆,“红粉”与“黄泥”、“宫娃”与“丘冢”构筑强烈反差,“铅华”与“冥寞”、“宫女”与“冢累”透尽生死感伤。

四、结 语

如上所述,选入宫廷有着如花容颜的妙龄少女,表面上是花团锦簇般的人生,锦衣玉食、生活富足,实则她们自踏入九重深宫的那一天起,命运就已经注定,皇宫大内如同牢狱,生存环境恶劣,人格与人身受到极大摧残。帝王视其为附属品,可以肆意将之作为礼物赏赐他人,还会凭一时好恶决定她们的生死。有极少数宫人因帝王宠幸生子而上升为后妃,大多为继承皇位的儿子册封,其中有些早已不在人世,有些去世之时仍然是侍女身份。不过这已属幸运,因为不少宫人即使生有子嗣照样名位不显,有些仅仅只是充当帝王玩弄戏谑的对象而已。

一些宫人因失宠而被幽闭离宫。她们的人生即如白居易诗作名篇《上阳白发人》所描写的那样“红颜暗老白发新”、“入时十六今六十”、“零落年深残此身”,美丽青春、如花容颜在无望中一天天老去。另有一些宫人被遣去为卒世的君王守陵。所谓“设官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冰冷铁锁锁住的是宫人凄苦无助、生不如死的人生。这一泯灭人性冷酷残忍的守陵制度,葬送了无数红颜女性的靓丽青春和美好人生!

注定要在宫中终老一生的可怜女性,死后会被草草葬在专属的宫人墓地——宫人斜,偏僻而荒凉。生前不为重视,卒后亦无限凄凉。

皇宫大内自然被宫人视作牢狱,对自由的无限渴望促使她们一有机会就选择逃走。中宗景龙四年(710)“正月望夜,帝与后微行市里,以观烧灯。又放宫女数千,夜游纵观,因与外人阴通,逃逸不还”^[5] (第 2174 页,第 149 页)^[6] (第 3487 页)。安史叛乱,玄宗仓皇逃奔四川,宫人也四散溃逃^⑤。昭宗天复元年(901),韩全诲等作乱,“宫人私逃出都”^[6] (第 5897 页)。另外,倍受欺侮的宫人甚至会采取极端的反抗方式——刺杀皇帝

唐代宫人生前万分凄惶、卒后无限悲凉的人生际遇,使人无一不为红颜长寂而叹惋怨愤,无一不对她们苦难而又无助的人生给予深深的关切与同情,无一不对扼杀人性的宫人制度有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愤慨!白居易“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的感叹是对宫人哀怨凄苦而又无可奈何人生宿命最恰当的注解。

注 释:

- ① 一些学者从墓志资料的角度揭示唐代宫人命运,参见程章灿:《“填写”出来的人生——由〈亡宫墓志〉谈唐代宫女的命运》,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宁志新:《从〈千唐志斋藏志〉看唐代宫人的命运》,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胡玉兰:《唐代亡故宫女墓志铭文的文化意蕴》,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 ② 《新唐书》卷82第3633-3634页《十一宗诸子·文宗庄恪太子永传》记载稍异,谓“禁中女倡十人毙于永巷”,未言宫人张十等。
- ③ 此据周勋初:《唐语林校证》第63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原文出自唐柳玟《续贞陵遗事》,《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八月条下《考异》引原书有录文,文字稍有出入。
- ④ 分别参见《全唐诗》卷346第3877页王涯《宫词三十首》之二、卷437第4856页白居易《和梦春诗一百韵》、卷422第4643页元稹《有所教》。陈寅恪先生有考证,详见《元白诗笺证稿》第170-17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 ⑤ 唐朝的郑处海:《明皇杂录·补遗》(中华书局1994年版)载:玄宗自蜀回,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歌歇,上问:“有旧人乎?速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子弟也。

[参 考 文 献]

- [1] 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 [2] 李 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 [3] 董 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 [4] 王 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 [5]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 [6]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 [7]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 [8]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 [9] 段安节:《乐府杂录》,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 [10] 裴庭裕:《东观奏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 [11] 冯 贽:《云仙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36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 [12]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13]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 [14] 曾 慥:《类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 [15] 方以智:《通雅》,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
- [16] 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责任编辑 桂 莉)